

民國文獻資料叢編

民國時期
話劇雜誌
彙編

田本相
宮寶榮
周德明

主編



第十二冊

民國時期 話劇雜誌彙編

田本相 宮寶榮 周德明 主編
湯逸佩 黃顯功 執行主編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民國時期文獻
保護計劃

• 成 果 •

第十二冊目錄

光明・移動演劇戲劇特輯	洪深、沈起予編輯	上海：光明半月刊社出版	一九三七年七月……………	一
國樂演劇團特刊	吳樂雲主編	上海：上海廣東浸信會國樂團出版	一九二四年四月……………	七一
國立戲劇學校第一次旅行公演	國立戲劇學校編	鎮江：國民經濟建設運動委員會江蘇省分會、		
江蘇省新生活運動促進會出版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			二〇三
國立戲劇學校公演手冊（第一輯：第一屆至第六屆）	國立戲劇學校編	南京：國立戲劇學校		
一九三六年……………				二五三
國立戲劇學校公演（第十三屆）	國立戲劇學校編	南京：國立戲劇學校出版	一九三七年六月……………	四五五



明光

第三卷
第三號
移動演劇運動特輯

售經總店書活生

經濟。社會的最好讀物

研究日本政治

世界知識叢書

當日本作戰的時候

塔寧 約罕合著 劉尊棋譯 實價八角五分

本書為目前世界估計日本作戰能力的唯一專著，特點有三：一、大胆指出日本軍事何者充實，何者薄弱；二、以唯物辯證法推測日本在作戰時將發生的生產諸力間的衝突，及其國內革命的危機；三、所引資料，均為一九二一年以迄一九三六年之間。全書以分析日本備戰之目標為中心，並述九一八侵華以後，其國內軍事經濟文化動員之狀態：如軍需工業之發展及其作戰的程度，資源的貧乏，財政的枯竭，社會階級間的矛盾。暴露無餘。

日本的透視

世界知識叢書

歐脫萊女士著 董之學譯 實價六角

在相繼入決戰時，估計自己的力量，和估計敵人的力量，都是形必要的。本書從各方面分析日本內在的實情，找出它們在政治、經濟、社會上的各種不安與矛盾。著者根據的是最正確的材料，而所用的又是最新科學的方法，所以這本書不啻是一面鏡子，它準確地照出了「雙威風的老虎」，原是用紙糊成的——這對於正在準備決鬥的我們，實在很有意義，我們敢向一切讀者推荐這一本好書。

日本政治研究

王紀元著 三角五分

青年自學叢書

「當『現代日本政治』六個字，輕輕地映入我們眼簾的時候，我們的腦海裏就不自期地會湧現着一幅輪廓畫：天皇——軍部——內閣——財閥——政黨——官僚——國民大眾——矛盾！矛盾！矛盾！」這是一本簡潔的日本現代政治史，從上述的「輪廓畫」中就可知道其內容。全書從日本初期資本主義的飛躍狀現起論到法西斯運動的產生及瘋狂的現狀，人民戰線運動，沒落期的資產階級政黨，最後分析現代日本政治機構中之元老，重臣，官僚集團對立的裏面，以及推論日本政治今後的動向。實為研究日本政治的一本最好入門書。

今日的日本

黑白叢書之十二 冷壁著 實價一角五分

今日，日本是矛盾、混亂、悲慘、犯罪、墮落和掙扎的複合體。本書著作本其在鄰國深刻的觀察，把日本社會和政治舞臺上的各山對立，輕巧地現出，大家生活社會病態暴露無遺。文筆生動，取法如顯，讀之不僅可以幫助我們認識侵略者外強中乾的面目，並且可以加強我們民族的自信心。

——生活書店總經理——

生活書店發行

生活書店最近

新書重版書

國難彈詞

私走

老童生著
每冊五分

在今日，中華民族的危機，已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頭；而敵人更用了走私的方法，來摧毀我們民族的經濟命脈，我們要謀國家與民族的生存，便應該不顧一切的來揭破這一個陰謀。這一冊小巧玲瓏的國難彈詞，以健康的姿態出現，將是一本深入民衆層的宣傳國難的最好資料。願一切識字的大衆，都會讀唱它。

太平洋上的歌聲

關露著 再版 實價一角半

這是一本嶄新的詩歌，他寫出了弱小民族的忿怒，侵略勢力煎迫下的呼號；敵人的兇橫，漢奸的無恥；東北淪亡的痛苦，祖國的大難；……全書八十餘頁，用米色道林精印，書末并附插圖五幅，尤足珍貴。

犧牲

文學叢書 老舍等著 再版八角

旅途隨筆

創作文庫（四版） 巴金著 精六角五分 平四角五分

沉默

創作文庫（三版） 巴金著 精七角 平五角

漂泊日記

創作文庫（再版） 艾蕪著 精六角五分 平四角五分

一個丑角所見的世界

卓別林著 杜宇譯 再版四角

沒有祖國的孩子

舒羣作 再版 實價四角

本書內有。沒有祖國的孩子，沙漠的火花，蒙古之夜，已死的與未死的，做人，獨身漢，蕭瑟，鄰家，誓言等九個短篇。從這集子里可以聽到在敵人鐵蹄下掙扎着的東北同胞的呼喊。

給青年作家

高爾基著 靖華等譯 再版三角

我與文學

鄭振鐸編 傅東華編 四版六角

現代作家書簡

孔另境編 五版六角

中國大學生日記

萬地鵲著 五版五分

多角關係（再版）

小型文庫茅盾著 四角

青年男女（再版）

小型文庫歐陽山著 三角半

文藝筆談（再版）

文學社叢書胡風著 九角

莫斯科學觀感錄

陸南甫著 再版出書 實價三角

生活書店總經理





兵 士

固林作



興安嶺的風雪

力羣作



選舉志

姚雪垠

房月亭先生愛錢也愛兒子，是一個很好的老頭子。

自從前清末年停了科場，月亭先生就永遠是一個不得志的廩餼秀才，一個刻苦的治家人。不管是冬，是夏，或早，或晚，月亭先生總在忙着邊教着私塾，邊給鄉下人寫呈子，或給機關裏抄寫公事。他一生最恨的事情是自己不曾飛黃騰達，和遭了幾次橫事，家道由他中衰。如今已經兩鬢蒼白了，只好把飛黃騰達的夢想交給兒子去替他實現；爲着中興家道，他自己担负着永無休歇的辛苦。

月亭先生的大兒子十年前死在土匪手裏；小兒子房龍二十四歲，去年從省城裏師範學校畢業回來，在縣政府幹了一份沒有薪水的閒差事，無形中成了青年派紳士的代表人物。房龍雖然年輕，却很有飛黃騰達的決心，所以也是一個很好的兒子。

「好兒不在多，一個強十個。」月亭先生常拿這兩句俗話安慰着遲暮的心境。

是夏天，一九三六年的七月間，國民代表的初選奉令開始了。在舉行之際，全國黨政界的老爺們像害了癲狂症，發了癲疾。縣長要忙着招待突然光降的貴賓，要設法回覆各方面來的拜託信，還要趕造公民名冊。D縣是匪世

界，一百年前曾經普查了一次戶口，據故老傳說，人口有五十五萬。但目前數目却很難估計：第一，有四分之一的土地是荒蕪了；第二，匪和「匪化」的男女們不能算做公民呢？縣長起初只打算呈報八萬公民的數目，同事員經了幾次磋商的結果，才確定爲十五萬以上，十六萬以下，有零有整，有男人也有女人。

但只有四天的工夫要編製好十五萬多人的姓名、年齡、性別、籍貫、職業，而且還要分出來保甲，確是一件麻煩的公事。保甲處是一個附設在縣政府內的沒有開支的閒機關，只有一位非常胖的老紳士在那裏「替桑梓服務」。平素這位紳士一星期中至多來一兩次，還是在有事要見縣長或科長的時候；一到夏天就照例退隱了。縣長大發了一次無用的官僚脾氣，只好把這件繁雜的工作交給書記處去僱人趕辦，每頁抄寫費規定三分。月亭先生是治家人，三分在他並不是小數目，便欣然的承擔下一部分，沒明沒夜的忙起來。月亭先生有兩個得意徒弟：一個叫白雲峯，一個叫黃吉安。這兩個青年都非常斯文，少年老成，尊敬師長，是兩個很好的學生。月亭先生想叫他們學習公事，練習小字，就把他們叫來幫忙。這是表示先生看起他們，要提拔他們，自然談不到什麼報酬。

上午的太陽斜射進三間面南的屋子裏，蒸發着潮濕氣，硝土氣，腐霉的什物氣，耗子的屎尿氣，又熱，又悶，像一個大蒸鍋。月亭先生同那兩位好學生伏在案上編造着公民冊子。起初，他們小心的依照着不可靠的保甲冊子抄寫，後來縣政府催得大急，就索性憑着記憶，憑着靈機，憑着常識與天才，隨心所欲的寫起來。當思想暫時枯竭時，許多認識的小孩子都不妨變做公民，不然就寫出來幾個「某老大」「某老二」，或把兩個隨便寫出來的姓字下加上一個「民」字。在偏僻的下縣裏，公民並不舉行宣誓禮，所謂選民者，實際上比乞丐可夫的「魂靈」還要荒唐十倍。

月亭先生畢竟老了，頻頻的發喘，吐痰，打哈欠。有時覺得脊背實在沉重得支持不住，就吞下去一個烟泡提提神，不肯站起來走走，或躺躺。他們都赤着上身，肩頭上搭着又髒又臭的汗手巾，不時的拿下來擦擦臉，擦擦手，擦擦胸，擦擦腹。但不要片刻，大珠子汗又從才擦過的地方奔流出來。

他們對於這悶熱，這勞碌，都感到苦惱，厭倦，却都沒有一點懶怠的表示。兩位學生爲要對得先生，拿出來最大限度的忍耐和努力。月亭先生爲要中興，爲要對得起祖上和兒子，心裏也沒有一點怨言。

陽光在窗紙上無聲的歡笑着。一只馬蜂爲着快活的白光，生活的出路和燦爛的夢想，拚命的衝衝着窗紙，忙亂的尋覓着，嚶嚶的嘶鳴着。月亭先生的心緒被這只不幸的小東西攪亂，便放下筆管，把眼光移上窗櫺。突然打後宅飛出來一對男女的吵架聲：

「說沒有就沒有，逼死我——還是沒有！」

「媽的，跟你動的什麼脾氣——混賬！」

「沒有錢給男人揮霍不能算混賬，不能算混賬動不動罵人打人才是

真混賬！」

月亭先生肚子裏罵了句「潑婦」，趕忙低下頭，提起筆來。公民冊子上忽然跳出來「房李氏」三個字，月亭先生駭了一跳，臉皮微紅，的發熱發紅。忙裝做沒事的把墨盒子壓在「房」字上，半天，心裏才坦然起來。但眼前總有些若有若無的影子晃動着，晃晃晃晃就晃出來一個滿臉泪痕的少婦，被散着頭髮，嘴角浸着血絲子。月亭先生把眼睛裏的一塵，少婦沒有了，吵鬧聲却更響亮起來：

「你罵誰？你罵誰？」

「男女平等，誰罵我——我罵誰！」

「平你媽的屁等！德國女人也只敢當賢妻良母，你是什麼東西！」

「我，我，我還是沒錢——」

月亭先生鬆了一口氣，到底兒子得勝了。「是的，」他想，「兒子是新學界，新紳士，懂得新法律：男女是不能平等的！」於是他睜了徒弟們一眼，站起來用蒲扇把馬蜂拍到地上，邊喃喃的咕囔着：

「男人畢竟是男人。男女平等——乾媽司晨——」

一掃眼看見徒弟們在向他擠眼努嘴，他大大的不安起來，下意識的嗯了一聲，用墨盒子把「房李氏」三個字完全壓住。月亭先生是知書明理人，聽着後宅的吵鬧和啼哭，覺得臉上很沒光彩，便輕輕啣嘆一聲。

徒弟們停下工作，擦擦汗，扇起扇子來。白雲峯打了個困乏的哈欠，伸伸懶腰，用右手在左邊肋巴上慢慢的按按，拍拍，咯咯的噓嗽出一點又臭又黑的痰塊。

想轉移徒弟們的注意，月亭先生拋下筆管，感慨的說道：

「這就是所謂公事公辦是——政府明知道什麼事情毫無意思而偏要做。比如這公民冊子……」

徒弟們看着月亭先生，臉上露出來恭謹而又略帶諷刺的表情。月亭先生把話停了停，嘴角邊流出來幾絲勉強的微笑。

「從前選舉曹琨的時候……」

兒子房龍突然走了進來，月亭先生把沒完的故事嚥下肚子，惶惑的看著兒子的眼睛。

「什麼夫妻……可惡潑婦……」

「你你……」月亭先生又不免微喘起來。

「我將來要他唱一段馬前脫水，她媽的！」

月亭先生仍然想不出來可說的話，逃避似的轉轉身子，伸手到條几上取下來水烟袋，慢吞吞的點着香頭。房龍用手掌在臉上擦了一把，吞吞吐吐的說道：

「今天十一點鐘就要選舉，給我幾塊錢選舉同朋友們喝酒去。」

月亭先生驚的出了一身汗，耳朵裏轟轟響起來，心裏叫道：「又要錢！又要請客！」不過嘴啓動了幾動，他只怯怯的咕嚕出來幾個模糊的字：

「你沒覺得……」

「不成問題！」房龍的態度忽然坦然而驕傲起來。「現在每個聯保主任……」

「到底由聯保主任推荐呢，由公民選舉呢？」

「由聯保主任指定。」房龍說，「不過我同老岳商量好了，我們請耆紳推舉，免得落人閒話。」

月亭先生的眼光在徒弟們臉上打了個轉，落得房龍大襟上戴的那個圓形金屬像片上，心裏不再為金錢問題而感到苦惱了。對於佩戴這個小像片的意義雖然他不很了解，却也知道這跟佩戴者的身分和出路很有關係。要做官，得投靠當朝要人；戴上這個像片就表示同當朝要人有了淵淵，快要飛黃騰達了。而同縣長，團長，區長，隊長……這些人物們都保的一個主子，都是一家人。自從月亭先生發現了這意義之後，兒子的地位在他的眼中就抬高起來，每次同兒子對面談話，也有點兒不能自然。有時他甚至感嘆這位瘦的青年竟然就是他的親屬，而且是他孩子。兒子的萬里前程，他的五十年的富貴夢，全靠這小小的像片去實現。房龍佩戴着當朝要人的小像片，在父親眼中是多麼的可以驕傲，誇耀，多麼的高貴，多麼的了不起的年輕紳士！

「只要是應該花的錢，」月亭先生盯着那個小像片說道，「當然是——呵，只要能兜來個小縣長作伴，還怕沒錢？」

月亭先生很懂得兒子的心理，把「小」字唸得特別響亮，隨即笑嘻嘻的扭過臉去瞧着徒弟們：

「將來你們想那個，想加入團體，可以請請……」

月亭先生看了兒子一眼，覺得稱龍兒不妥當，稱子雲也不順口，便改換了口氣說道：

「他會引荐你們加入，也弄個那子戴在大襟上。——戴在大襟上不如戴在帽子上，我的意思是……」

「哼！」房龍不高興的打斷了他的話，「那能是隨隨便便的就可以加入？」

月亭先生的臉皮紅了，幾顆滾滾大的汗珠子從鬚邊跳出，嘴脣不自然

的抽動着。笑依然掛在他的嘴角，然而也已經死了，成了化石了。他趕忙低下頭去，在褲帶上的白搭襠裏摸索着。手指微微的顫抖着，肋巴隨着呼吸一起一落。他用哽咽似的低聲吃吃的問道：

「兩塊錢够不够？」

「不行。」兒子不耐煩的回答道，「至少也得四五元。」

月亭先生咬着牙掏出來四張紙幣，數了兩遍，一張一張的看看正面，又一張一張的看看反面，然後輕輕的在空中撒幾撒，遞到兒子手裏：

「只要是應該用的……」

房龍把紙幣滿不在乎的裝進腰裏，睨了那兩位「庸俗的青年」一眼，沒說一句話就高視闊步的走開了。

一年來房龍努力修養着紳士氣度。縱然對着父母，縱然在很小的節目上，也不流露一星兒孩子氣。特別對於父親，他沒有分毫好感，覺得那樣行為小器，態度寒酸的平凡人物，竟是他的父親，簡直是一件憾事。問月亭先生要錢用，他從來沒發生過感激或慚愧的心情。他認為做父親就應該供給兒子金錢。假若自己的父親是一個可愛的有錢人，也許他早已飛黃騰達了。

月亭先生對兒子的冷淡和驕慢，起初也感到難過，後來慢慢的就了解了。他很同意為人應該有氣派：大人物之威嚴可怕處全在氣派；兒子有氣派，正顯出來兒子不同凡俗，是將來的大人物。當兒子走出去的時候，月亭先生面前彷彿移去了障礙和威脅，他不敢再看徒弟們一眼，一直向着院裏捶衣石上的白光出神。像剪斷了一縷愁思，他決計不再惦念着那四張紙幣的前途，橫豎他相信錢不是白花的，兒子快要飛黃騰達了。白光上閃過去四張紙幣的影子，又閃過去兒子的面孔，最後留下一個小小的金屬像片燦爛的放

着金光，又放着銀光，又突然變做白滑滑的銀元和嶄新的紙幣，在白光裏堆疊着飛舞着……

於是月亭先生微笑了。

黃吉安滿懷憤懣的看了看他的同伴。他的同伴咯咯的咳嗽聲，兩人交換了一個苦笑，又無可奈何的提起筆來。

月亭夫人從後宅走出來，病懨懨的一步一聲呻吟，把捶衣石上的幻影驚散了。一只手扶着門框，一只手向後宅搗了幾指頭，她悲聲的向丈夫說道：

「見天叮囑，見天打架，沒一個肯低低頭，前世冤孽！」

見丈夫把眉頭皺了皺，抱起水烟袋來一聲不做，她低聲的嘆息一聲：

「還是死了好！眼皮一合，管他們打個你死我活！」

「年輕人生氣是常事，」月亭先生喃喃的說。

「命填命填！李家的兒子在外邊當兵，去年還給他媽買身皮襖寄回來。要是我的大兒子不死，要是他現在還在世……」月亭夫人撇了撇嘴，熱淚簌簌的滾下臉頰。

「越難過，」月亭先生吐了口濃痰，「你的身體越糟。」

「精死拉倒，可讓他小兩口買一對豬羊還還愿！」

「沒人多嫌你，你別在口頭上折磨他們。」月亭先生不高興的放下水烟袋，微喘着說。

「沒人多嫌我！你老狗你知道麼？那龍兒近來全不把我當做親娘看，大模大樣的，巴不得一脚踩死我！你老狗你知道麼！」

月亭先生用指頭捻着蒼白鬍子，嘻嘻的笑了起來。

「他快做官了。」

「做朝廷老兒也不能在親娘面前大模大樣的擺架子！」

月亭夫人頹然坐進門後一把圈椅裏，有氣無力的呻吟兩聲，望着院裏說：

「這天，晒死人的天！」

天氣確是稀有的燠熱，聚在聯保處的紳士們都熱得心慌，狼吞虎嚥的大嚼着西瓜。紳士們在聯保處用不着禮節和規矩，當吃飽了西瓜，開始討論選舉的時候，人們指手畫腳，搖頭擺腦，爭相喧嚷着。每人都有根紙烟，在嘴裏或夾在指間，滿屋子繚繞着濃烟與輕霧。聯保主任岳思賢把紙烟頭扔進痰盂裏，搔了搔頭皮站起來：

「今天，呢，今天請各位來不爲別的，爲的是，呢呢，我們這一聯保推舉候選人的事情。」

停一停，讓大家把注意集中在他自己身上，岳思賢繼續說道：

「咱縣的候選代表一共五名。前天，呢，我們在縣政府開了個會議，議決每一聯保提出五個名子作爲候選人，由候選人中再選出五個候選代表來。然後，呢——」

「呵呀，麻煩！」一位老紳士把腦袋輕輕搖了幾搖。

「然後，呢——」縣長要聯保主任自己提出五個名子來。不過，我爲慎重起見，請大家來，呢，代表公民公開推選。呢呢。」

「好極！好極！」房龍叫道，「還是老岳大公無私！」

西街保長王麻子擠了擠眼睛，把拳頭高高的舉過頭頂：

「岳主任萬歲！」

全場闐然大笑起來。

「呢呢，不要開玩笑！」岳思賢漲紅了臉子說。「不過，呢，我們只舉出來

三個人好了。留下兩個空子叫縣長區長指定，這是何秘書的意思。呢呢。」

「我舉房子雲！」

「我舉……」

「呢呢，都別急，都別急。昨天我接到一封信……」

岳思賢從抽屜裏拿出來用宣紙印刷得非常講究的信，向周圍掃了一眼：

「寫信的是聯保主任訓練所的兩位教官，這信大概十三縣裏每個聯保主任都有一封。我給大家唸唸。呢。」

信中竭力推荐一位名商皓宇四亭的人物，現任的大學教授和省黨部的設計委員，求各聯保主任在選舉上鼎力幫忙。這人最近特爲活動選舉請假回到十幾年忘在腦後的家鄉來，曾經轟動了整個D縣紳士們對於這封魯宣公體的推荐信起了小小的激動。三三兩兩的談論着，在岳思賢和房龍的臉上細細的研究着。只有兩個無所偏向，逢事八面玲瓏的老紳士，他們從聯保主任手中要過信來，漠不關心的一個字一個字的吟哦着，咀嚼着。房龍在王麻子腳尖上踢一下，王麻子站了起來：

「商四亭平素不把同鄉看在眼裏，如今來利用我們，我們——誰舉他誰是鬼孫！」

「對！」房龍也從椅子上跳起來，「我們不出賣人格！我們舉我們自己人！」

「舉我們自己人！從在場人中舉出一個來！」

「我舉房子雲！」

「呃呃，我也贊成不舉商四亭。商是另一個團體。可是可是……」

「我們縱然舉他，他也不會把我們放在眼裏。」

「他請各機關紳士吃飯就沒……」

「可是，呃，上自專員跟金副司令，下至所有聯保主任，都是一個系統，都是呃呃……」那兩個教官跟商是一個團體，都是「兩栖動物」，當不了屎毛灰！

「我舉……」

「別急，別急。呃，我們最好用票選，鄭重其事。以後我還得把票拿去叫商賄賂，免得他……」

「票選也好。」有人同意的催促道：「快裁紙！」

「紙是現成的。不過，呃——」岳思賢用嘴向房龍一挑，哈哈的大笑起來。

「老岳，你不要同我開玩笑。你你……我反對！」房龍紅着臉爭吵道。

一位村治派的紳士站起來對聯保主任拱拱手說：

「老岳，天這麼熱，請你一個人替我們把票寫寫好了。」

「呃呃，豈有此理，你這傢伙呃呃……」岳思賢在那位紳士肩上拍一巴掌，笑了笑。

王麻子第一個搶個筆來把自己的票寫好，叫旁邊坐的兩位紳士看了看，交給岳思賢。紳士們有的提起筆來茫無主張，瞧瞧別人怎麼寫，自己也怎麼寫；有的寫畢票就對着房龍嘻嘻的笑着。只有一兩位笨人像煞有介事的費了一番斟酌，轉過身去偷偷的寫好，折疊起來，等着收票。房龍不停的這兒那兒的走着，時而瞟這個一眼，時而送那個一個微笑，時而說一句引人注意

的俏皮話，時而抓着一個肩膀低聲警告道：

「夥計，你可別寫我，我最近要到上海去哩！」

大家都寫畢之後，王麻子還正忙着手裏十來個沒有到會的紳士寫票，弄得大家都不耐煩。岳思賢把他的筆奪過來，他還惋惜的吵着說：

「呵呀，忘啦，香齋也囑咐我代表呢！」

選舉結果房龍同岳思賢同一位無用的老紳士當選了。那位老紳士正害着傷寒病，這樣辦法實際上是給他們減去一個競選者。房龍邊謙辭着不做代表，邊罵王麻子有意同他搗蛋，邊時不時的借機會大笑一陣，發洩心裏的狂歡。假若不是人與人之間幾千年傳下來的虛偽和隔閡，他會撲進岳思賢懷裏流着感激的熱淚，在王麻子的麻子上狂吻起來。

紳士們彷彿卸了一種責任，看完了一場把戲，陸續散去，只餘下王麻子同其他關係較密的兩三位。岳思賢肚子裏已經很餓，走到門口望着太陽叫道：

「走吧，到杏花樓喝子雲喜酒去！」

這正是小市民們吃午飯的時候。月亭先生同徒弟們吃着飯，心裏却掛念着選舉的消息。照例不按時候吃飯的月亭夫人，有氣無力的坐在丈夫面前呻吟着，搖着蒲扇，抬起來感嘆而憂慮的眼睛看着丈夫問：

「龍兒的八字是不錯，可是年青青的就能做官麼？」

「現在的官全是年輕人。」月亭先生說着就瞟了徒弟們一眼。

「你不說是還要經過全縣再選舉一次？」

「龍兒有辦法。」月亭先生靜靜的說，「龍兒在團體。」團體的意義她同丈夫一樣不很了然，却也彷彿覺得這兩個字跟那個

小像片有着關係。但小像片實在不如丈夫從前戴的頂子好看，丈夫尚且一輩子沒混過，兒子又怎麼能混過呢？於是她睜大了眼睛盯着丈夫：

「全縣選舉罷就能做官麼？」

「十三縣還要合一塊兒複選一次，進京代表只有六個人。」

月亭夫人站了起來，失望的嘆息一聲，低聲說道：

「我等不到他成龍變鳳，你給我預備棺材吧。」

「嚇！你還愁不能當老太太？」

「我沒有那麼好的命，要是我的大兒子不死……」

「龍兒在團體。龍兒同上還有聯絡。龍兒——呵，我說，有客時候你別再

龍兒長龍兒短的叫他小名子……」

月亭夫人似乎又展開了眉頭，走到門口向後宅大聲吩咐道：

「把肉給『他』留着呀，別只管你們自己吃完！」

這時候房龍同朋友們正坐在杏花樓南樓暢飲，慶祝着剛完成的半部傑作。女老板聽說房龍快要做官，特別把臉上多擦了一點胭脂，斟酒也比較平日慇懃。幻想在房龍的心裏綻出來燦爛的花朵。他想着縣代表他是當定了，至於十三縣總複選雖沒有勝利希望，但退一步，擁護別的競選的關人物也仍然可以飛黃騰達。

「做官以後呢？」房龍想道：「第一，同女人離婚……」

於是他猥褻的斜視着女老板，偷偷的在她的大腿上捏一把。女老板睜

他一眼，一半兒微笑，一半兒惱怒。房龍的心從胸腔裏飛出來，飄飄的，飄飄的，飛翔在溫柔而美麗的飄渺之鄉。

「媽媽的，這眼波，這嬌媚，這淺笑，這酥軟的大腿，顫動的乳峯……呵，呵，這迷人的小妖精！」

聯保處的司書跑來把岳思賢叫出去，對着他的耳朵喘呼呼的低聲說：

「五個候選人全由上邊指定了，有三位是聯保主任。」

「聯保主任？」岳思賢的心口突突的跳起來，

「是黃子芳他們幾個流氓貨。」司書從口袋裏掏出一份公事來。

「他們算什麼東西！」岳思賢又妒又氣的罵道。「呃，我不選！」

「可是你瞧瞧這密令，不服從恐怕不行。」

密令上只有一片模糊的黑點子，在三個刺目的名子後跳動着三個詞

兒：「團體」、「紀律」、「嚴厲處置」

岳思賢呆若木頭，全身顫抖，耳朵裏嗡嗡作響，一句話也吐不出來，失神的望着古舊的樓梯，却不願再走上去。

樓上喧鬧着猜拳聲，嘩笑聲，杯盤的叮噠聲……

房龍忽然想起父親來：「那麼寒酸，又瘦又矮，老太爺，真是憾事……」

但月亭先生已經吃畢飯，也搖着破蒲扇，也對着院裏的白光出神，靜靜的微笑着。

（一九三七年四月於旅途中）